

釋「𣦵」^{*}

程 浩

（北京）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教授
「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」協同攻關創新平臺

摘 要

清華簡《兩中》新見字形「𣦵」，應分析為以戈擊豕使其發出嚎息聲的會意字，對應的是《說文》中的「𣦵」字。在簡文的兩處文例中，可分別讀為「𣦵」與「彝」。

關鍵詞：𣦵、𣦵、𣦵

*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「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的價值挖掘與傳承傳播研究」（20&ZD309）、「出土簡帛文獻與古書形成問題研究」（19ZDA250）的階段性研究成果。

The Interpretation of “豷”

Cheng Hao

(Beijing)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Center for Unearthed Texts,
Tsinghua University, Associate Professor

Abstract

The newly discovered character “豷” in the *Liangzhong* collected in *Tsinghua Bamboo Strips*, should be analyzed as a syssemantographic character depicting the act of striking a pig with a dagger-axe to make it squeal. It corresponds to the character “豷” in the *Shuowen Jiezi*. In the two contexts of the bamboo strips, it can be read as “豷 (eliminate)” and “豷 (righteousness)” respectively.

Keywords: 豷, pig squeals, eliminate

清華簡《兩中》有一個新見字形，於簡文中出現了兩次，依次作：



(簡2)



(簡52)

字從戈、從豕，上部有一「口」形，可隸定為「𡗗」。所在辭例分別為：

三年，在日乙丑，兩中又降，格于有夏，𡗗𡗗天塋，敷倫天律，乃后斗亥。(簡1-簡2)

中曰：貞夏三月，草木方實，百神服御，陸融秉𡗗，帝在朱天，爰會凶失。(簡52-簡53)¹

兩條文例雖嫌簡短，但基本上可以落實該字的音、義問題。

首先來看簡52-53這段話，其為此字的讀音提供了堅實的依據。本篇簡文作為東周時期的作品，行文多用韻語，此句既以「實」、「失」為韻，可知「𡗗」也應當同為質部字。而句中「陸融秉𡗗」與其他文句的聯繫，亦可為其證。在本篇簡文的整體結構中，除了此處的「貞夏三月」，對於春、秋、冬等各有排比表述，且均配有神靈進行司掌。簡55云「貞冬三月」有「玄冥秉常」，正可與此處合觀。考慮到「陸融秉𡗗」與「玄冥秉常」是一組互文，如果把這裡的「𡗗」讀為「彝」，顯然是最為貼切的。畢竟「彝」與「常」本就是同義詞，而「秉彝」一語也見於古書，如《詩經·大雅·烝民》就有「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」之句。

明確了此字的讀音後，再回過頭來看簡1-2的相關語句。「𡗗𡗗天塋」，整理報告讀為「教一天列」，語義並未明了。細繹其文，後句「敷倫天律」同樣作為兩中的行為，與此句的句式文法也應是近似的。而兩中「敷倫天律」的說法，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清華簡《五紀》中的后帝「修歷五紀」(簡2)及文后「倫歷天紀」，而且這些四字格都是動賓結構，前二字也均為動詞的同義連用。熟悉《洪範》、《呂刑》、《五紀》、《三不韋》等同質性文本的學者都知道，在這類故事

¹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、黃德寬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拾肆）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24年）。除需要討論的字詞外，本文對簡文的引用皆采寬式。

中，建立彝倫大法、天津綱常的前提是要平息世間的災異和亂象。以此為出發點，《兩中》的「殽戮天塋」也應當是蕩平天災的意思。

具體到字詞的釋讀上，「塋」从「隤」聲，而「隤」與「萬」音近，²故可讀為「厲」，訓為「災」。《左傳》襄公三十一年有「天厲不戒」，「天厲」即「天災」，與簡文同調。「殽」从「殳」聲，故可讀為「暴」，上博簡《昭王與龔之雎》「楚邦之良臣所暴骨」，「暴」即寫作以「殳」為聲符的「𠬪」。³「暴」有侵伐之義，《逸周書·武紀》「暴其約」、《大戴禮記·用兵》「以禁殘止暴於天下」皆是這種用法。而簡文使用的「殽」字本就从「殳」，也隱約體現了此字有擊殺的意涵。至於「戮」字，前文已述其當是與「殽（暴）」同義連用的動詞，或可讀為質部的「殪」。⁴「殪」字《說文》解為「死也」，但從大量的文例來看，其基本字義應該是「殺伐」類動詞。《尚書·康誥》「天乃大命文王，殪戎殷」，《逸周書·商誓》「殪商之多罪紂」，《左傳》隱公九年「前後擊之，盡殪」，此義甚為顯著。而本篇簡文的「殽（暴）戮（殪）天塋（厲），敷倫天津」，大意是說兩中剪滅、剷除了上天降下的災禍，鋪陳、倫歷了上天創設的紀律。



「戮」字在本篇中分別讀為「殪」與「彝」，均是音近假借。至於其本義以及相當於後世的哪個字，還要結合字形進行分析。藉由此字的主要部件是「豕」，且讀音在質部，很容易就使我們將其與「殪」聯繫起來。「殪」字《說文》分析為：「豕息也，从豕壹聲。」徐鍇《繫傳》：「息，喘息也」。而「戮」字的構形中，上部的「口」形就清晰地體現了「豕息」的形態。我們知道，在古文字常有以「口」形來表述喘息、鳴叫的用例。其中最典型的要數象牛鳴之形的「牟」字。《說文》：「牟，牛鳴也。从牛，象其聲气从口出。」甲骨文「牟」字作：



（《合集》14313）

² 馬王堆帛書中的「竊」字即從「萬」。

³ 陳劍：〈上博竹書《昭王與龔之雎》和《東大王泊旱》讀後記〉，《戰國竹書論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9年），頁127。

⁴ 花東卜辭中有一個從戈、從豕的字 （花113）（花363），過去都釋為「暴」。考慮到「暴」「殪」同義，甲骨文中這個字猶有釋為「戮（殪）」而用為「殪」的可能。

正是「牛」上附一「口」形。

與「牟」的構形模式略有差別的是，「𧣾」字除了「豕」與「口」外尚有一「戈」。在此形中，「戈」或為擊豕之用，畢竟按照豬的習性，只有受到驚嚇時才會發出高亢的尖叫聲。綜合來看，「𧣾」的構字理據乃是以戈毆擊豕使其發出喘息聲的會意。至於《說文》的「𧣾」，則宜視作「𧣾」的形聲字異體。這種形體的出現，一方面是因應了上古晚期整體的文字聲化趨勢，另一方面或許與該字作為擬聲詞更加需要表音符號有關。

參考文獻

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、黃德寬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拾肆）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24年。

陳 劍：〈上博竹書《昭王與龔之睢》和《東大王泊旱》讀後記〉，《戰國竹書論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9年，頁127。